

# 骆驼客

雁翎公主

双案奇冤

白旋风与红孩妖

金砖之谜

绝世奇珍金八音

双美图

港姐和她的黑仆人

## 王占君作品精选



华夏出版社
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骆驼草，属落叶灌木。身躯矮小，但根系发达，扎根极深，不怕风沙，不怕干旱，即使一季不下雨也不会枯死。在恶劣的环境中，骆驼草与大自然抗争，顽强地生长，以它不屈的意志阻滞了风沙的流动。这不正是我们这些病残作家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吗？

ISBN 978-7-5080-5744-6



9 787508 057446 >

责任编辑◎刘 晨

装帧设计◎房海莹

责任印制◎郭宝恩

定价：25.00元

骆驼草

王占君作品精选

丛书主编◎王涛

  
华夏出版社  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王占君作品精选/王占君著. -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10.5

(骆驼草丛书)

ISBN 978-7-5080-5744-6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78234号

**出版发行:** 华夏出版社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**经 销:** 新华书店

**印 刷:**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

**装 订:**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

**版 次:** 2010年5月北京第1版

201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*开 本:** 700×1000 1/16开

**印 张:** 21.25

**字 数:** 280千字

**定 价:** 25.00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# 目录

## 中篇小说

雁翎公主 / 1

双案奇冤 / 67

白旋风与红孩妖 / 125

金砖之谜 / 163

绝世奇珍金八音 / 187

双美图 / 234

港姐和她的黑仆人 / 301

# 中篇小说

## 雁翎公主

公元一一一四年刚进初夏，暑热就过早地降临到人间。炽烈的骄阳，无情地烘烤着大辽国皇都上京。滚烫的热风，挟着从科尔沁沙地刮来的尘沙，不停扑向这临潢府的南北二城。位北的皇城，似在暑热中昏睡，那大内承天门上的箭楼，崇孝寺中的宝塔，长天观内的高阁，以及留守司、绶锦院、国子监、孔子庙、瞻国仓等诸多建筑，全都毫无生气木然而立。在阳光下闪耀着光彩的碧瓦朱檐，也令人头晕目眩。

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皇城的宁静。随着一声骏马的嘶鸣，边关宁江州派来的报子，交验过关牒，打马驰过拱辰门，进入了皇城。然而在东

华门前，他却被大内侍卫阻住了去路。

“军情十万火急，误了军国大事，你们担得起吗？”报子心急如焚，在马上高举“火”字令牌。侍卫们却是毫不在乎，画戟交叉，金爪阻路，横眉立目，连声断喝：“靠后！小心狗命。”

报子见状，拨马奔至门侧，挥拳擂响景阳鼓。“咚咚咚”，皇城內立刻响起了震人心扉的鼓声。

负责大内禁卫的四军太师肖干，为鼓声震惊，匆匆走出门楼，俯身女墙怒问：“何人如此大胆。竟敢将景阳鼓击响？”

报子在马上施礼打躬：“禀将军，宁江州有火急军情。”

“万岁早有明喻，所有边报军情，俱皆送往北院枢密使府中，为何明知故犯，飞骑闯宫？”

“将军，并非小人斗胆，只因已连投三起边报全都石沉大海，而此番军情又关乎大辽安危，观察使再三叮嘱，必须直达圣聪，故而才有此举，务望恕罪谅情，引我见驾。”

肖干听罢不免沉吟，难道是北院枢密使玩忽职守，扣压了军情？若不然自己接下边报代为转奏？这念头刚一浮起，又马上予以否定。不行！国法森严，擅接边报，一旦机密泄露就有杀头之罪。便正声答道：“听尔之言，透出忠心一片，不治你闯宫之罪，快快退下，去北院枢密使府中投送。”

“哎呀！将军哪！”报子在马上连连作揖，“此项军情非比一般，社稷存亡与此有关，必须立刻奏明圣上，万万火急，刻不容缓！”

肖干知道自己难以使报子如愿，听他如此哀告，心中格外不安。心一狠，手一挥：“赶离宫门！”

禁卫军得令，如狼似虎般一拥而上，推人打马，要将报子赶开。报子忠心耿耿，哪肯轻易放弃初衷，与之理论纠缠，就是不肯离去。而且他不顾一切闯过禁军防线，又撞响了承运钟。

“当当当”，在大内回鸣的钟声，引得一人飞马仗剑奔向东华门。此人三旬开外年纪，一张四方面孔。虽未冲锋上阵，却也外穿金甲，内衬红袍。胯下“追风乌云兽”，好一派雄赳赳的气概。他身为上京兵马都统，负有保卫京都安全的重任。而这承运钟，非到大内危急告警时不用。

“何故撞钟？”都统未至近前便高声发问。

报子见来者官列上品，感到又有希望，拨马迎上：“启大人，在下有火急军情。”

都统不见有成队的叛军和匪众，提着的心放回原处，但也更加迁怒于报子：“不过呈递边报，就敢擅自撞钟，真是胆大包天。拿下！”

都统的亲随和禁卫军一起，把报子团团围住，不由分说扯下马来，连推带搯押到都统马前。

报子挣扎申辩：“大人，军情十万火急呀！千真万确。”

“为何不去北院枢密使府中投递？”

“大人有所不知，那北院枢密使肖奉先，只知以声色犬马取悦圣上，而视军国大事如儿戏，已送三起边报，俱都被他扣压了……”

“大胆！”都统已然气得面皮紫涨。这位兵马都统，乃是肖奉先胞弟肖嗣先。他哪能容忍报子当众诋毁兄长，“小小走卒，竟敢乱语胡言，中伤大臣，讥讽朝政，分明别有用心。罪该万死！”肖嗣先手中剑，照准报子面门当即砍下。

唿唧唧，肖干举剑架住，二剑相碰迸出火星：“二哥息怒。”原来肖干一见肖嗣先来到，就知报子性命难保，赶紧下城楼上前来救护。肖嗣先不觉勃然大怒：“肖干，你意欲何为？”这个堂弟，步调时常和他们不一致，肖嗣先早就不满了。

肖干面带笑容：“二哥，一个报子不过受上司差遣，是身不由己，何必坏他性命。”

“什么，你竟然袒护贼子，难道忘了祖宗？”肖嗣先剑锋指向肖干前

胸，“我们在朝，全赖大哥庇佑。这个龟孙显然是受人指使，恶语诬陷大哥，你还敢为他遮辩，我先一剑插了你！”

肖干止不住倒退：“二哥，你误会了我的意思，也许真有重要军情。”

报子在一旁听了，心中连说糟糕，不料撞到奸贼一家手中，自己死活事小，岂不辜负了观察使厚望，耽误了万分危急的军情。

“不管他有无军情，”肖嗣先剑逼肖干，“只要危害兄长，我就决不答应。漫说一名小卒，就是王公上将也休想活命！怎么样，你想和他同归于尽？”

肖干自知难以挽救报子性命，收剑入鞘退在一旁：“小弟怎敢与二哥作对，再说，胳膊肘又怎会向外扭呢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肖嗣先放过肖干，执剑又奔向报子，“说！受何人指使，来京诬陷肖大人？”

“小人句句实言，并无半字虚妄，恳请大人以国事为重，将边报速呈御览。”报子说着，从贴胸处取出那件批有三个朱红“火”字的急报，高高举过头顶。

“看来你是不想活命，杀了倒也干净！”肖嗣先挥剑便刺。

报子急忙躲闪，口中大声疾呼：“冤枉！大人饶命。”

众禁军见状，重又将报子扭住，肖嗣先恨得咬牙根：“我让你喊，我让你叫，我打发你阎王那里去报到。”再次挺剑直刺过去。

“住手！”随着一声断喝，一匹胭脂桃花马，如一团红云飘落近前。

肖嗣先一走神，手一偏，宝剑刺中报子左肩。不由心中着恼：“何人敢来捋虎须，真是吃了熊心豹胆！我先送你上西……”他扭身摆剑想刺，当与来人对面时，不由得手中剑畏缩不前。

桃花马上是芳龄二十许的青年女子，一顶串珠缀玉彩凤冠，软拢着乌云般的秀发，半掩着花蕊似的粉面。一双杏眼，娇俏中透出威严，两道娥眉，妩媚里暗寓刚健。背插雕弓，肋悬宝剑。特别是那凤冠之上，秀发

顶心，斜插一枚盈尺的雁翎，那玉片般的毛羽，映照着碧空中的红日，亮晶晶光闪闪。使得这位娇贵而又冷峻的女子，越发显得别有风情，使人生畏生怜。

她是大辽国当今天祚皇帝耶律延禧的女儿，文武双全的雁翎公主。尽管肖氏兄弟权倾朝野，深得天祚帝宠信，在天子面前，莫说公主，就是雁翎生母文妃说话，也未必有肖奉先管用。但总还有个君臣名分，况且这位公主素来好管闲事，是个不好惹的。因此，肖嗣先赶紧将右手剑交与左手，背在肘后，双手抱拳在马上躬身：“恭祈公主懿安。”

“免！”雁翎竖娥眉绷粉面，冷颜更加冷言，“肖都统，大辽虽系外邦，也是有国法律条的，你身为统兵大将、朝廷重臣，竟然在天子脚下，皇宫门前，光天化日，恣意杀人，你心里还有皇上吗？”

肖嗣先当众被责，恼在心头面带不悦，不服地接言争辩：“公主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此人中伤大臣，诋毁朝廷，口出恶言，罪在不赦！”

“冤枉！公主啊，小人冤枉！”报子因失血过多已面色惨白，由于被禁军们挟持，他才得以勉强站立。公主适才一番话，使报子又燃起一线希望。他用尽力气说：“公主，小人奉宁江州观察使之命，飞骑进京昼夜兼程呈递边报，实有万万火急军情。只因北院枢密使三次扣压急报，观察使嘱我定要亲身面圣。谁料宫门紧闭，不肯放行，肖都统他又为袒护胞兄，要害我性命……”说至此，报子已是气力不支，难以出声。他竭力举起边报，向雁翎递来。

雁翎驱马上前伸手接过，立刻展开，未及览阅，那报子的头垂落下来，气绝殒命。雁翎的火气重又腾满胸中：“肖都统，你滥杀无辜，该当何罪？”

肖嗣先忍着气赔礼：“公主，未将一时失手，还望谅解。”

“说得好轻松，”雁翎眼望报子尸体，感到自己应当为他做主，“终不然，报子就被你白杀了不成！”

“公主，他人已死了，死了死了，一死百了。终不然，我还为他偿命不

成！”肖嗣先的语气已含有不忿之意。

雁翎素知肖氏兄弟骄矜狂傲，横行朝野，只愁无由惩戒，今日决意不轻易放过：“肖都统，偿命不偿命，我奏过万岁自有分晓。”

肖嗣先满不在乎：“末将恭候圣裁。”

雁翎气咻咻展边报细阅，不看时还则罢了，这一看立刻急得心如火烧。她想，如此重要军情，片刻也耽误不得，用手一指肖干：“快打开宫门，我要立即面圣。”

肖干现出为难之色：“启公主得知，万岁有旨，今日罢朝不理政事，就是天塌下来也得等明日再奏。”

雁翎紧抖几下手中边报：“这事还小吗？它关系到社稷危亡呀！”

“公主，万岁的脾气您并非不知，小人若违旨放您入宫，这项上人头就保不住了。”

“难道你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吗？”雁翎看见肖嗣先在一旁冷笑，不由恨恨骂道，“你们本是一丘之貉，我这不是白费口舌吗？待我闯宫，看哪个不要命的敢拦挡！”她挥手招呼随从，催马向前。

肖干寻思一下开口说：“其实你闯宫也是枉然，万岁在西苑射猎，今天你是休想见到了。”

雁翎一听勒住桃花马：“此话当真？”

肖干似乎是后悔说走嘴：“不，不，我不知道。”

见此情景，雁翎已知就里，拨转马头，说一声：“往西苑。”率队飞驰而去。肖嗣先思忖片刻，也带领亲随扬鞭打马跟下。

西苑在皇城之西约数里，此处一片丘陵起伏，遍野树木葱郁，九曲小溪蜿蜒流过。浓荫蔽日，芳草遍地，溪水清澈见底，野花争芳斗妍。森林中，草丛里，时见獐狍狐鹿和野兔山鸡。

雁翎带三五名随从，自火炉般的皇城来到这里，立觉暑气全消。凉风习习，花香鸟语，真如同来到另一个世界，大有超尘脱俗之感。

她们沿围墙刚到大门前，守卫就过来挡住去路：“公主止步。”

雁翎气得兜头就是一鞭：“大胆！”

守卫没有防备，不由得双手抱头：“万岁有旨……”

雁翎哪里听他许多，吩咐一声：“进！”催马当先奔入，众随从鱼贯跟进。随后来到的肖嗣先，也就长驱直入了。守卫怕皇帝怪罪，也跟在了后面。

雁翎虽然闯过了大门，却未能闯过羽林军的防线。她急于禀奏军情，一见铁骑阻路，厉声呵斥：“谁敢拦我，休想活命！”

羽林军指挥、殿前副点检耶律胡驱马上前：“公主息怒，末将奉旨护猎，不敢放人见驾。”

“是你，”雁翎见是耶律胡，口气和缓了许多，她知道耶律胡为人忠正，便解释道，“点检，我有紧要军情。”

“公主，我不敢违旨呀。”耶律胡显得很为难。

雁翎想了想，商量着说：“若不然你去通禀一声，说我有紧急军情求见。”

耶律胡的年岁与雁翎相仿，且又魁伟雄壮相貌堂堂武艺高强，天祚帝曾露出口风，有意招为驸马。耶律胡闻信当然喜之不尽，能做皇帝乘龙快婿，荣华富贵自不待言，单就公主美貌无双文武兼备这一点，就是难得的佳偶，耶律胡极盼这事早日实现，因此自获悉消息之后，他侍候皇帝更加谨慎，见到公主格外小心，唯恐引起反感使亲事告吹。但今天这桩事却叫他左右为难了，若去禀报，就要惹恼皇帝，而不去通禀，又要开罪公主，他暗自沉吟委决不下，半晌无言。

雁翎露出不悦：“点检，不过通报一声，就令你这般犯难？”

耶律胡一见公主生气，赶忙答应说：“请公主稍候，我即刻就去启奏。”他掉转马头，直奔林中。

此刻，大辽天祚皇帝耶律延禧猎兴正浓。他年方四十，正在壮年，只

是由于累月经年沉溺于声色犬马，精力和体质都已有些不济。他自幼善骑射，登基后喜游猎，倒也练得一手好箭法。羽林军从草丛里赶出一只灰兔，天祚帝张弓一箭，灰兔应声扑倒在地。近侍上前抬起，羽箭横贯兔首。近侍跪呈御览：“万岁神箭！”

护驾的大臣和兵士齐声欢呼：“万岁神箭！”

天祚帝手挽铁胎弓，仰天开怀大笑：“哈哈，真乃喜煞朕也！”

笑声中，一只雄雉受惊腾空飞起，那艳丽的尾羽，立刻吸引了天祚帝。壶中取箭急忙搭弓射去，但是雉鸡业已落在树上，那支箭空飞而过。适才还陶醉于神射，此箭落空，天祚帝好不扫兴。偏偏这时，耶律胡前来报事。

耶律胡下马叩头：“启奏万岁，雁翎公主求见。”

天祚帝对这个女儿，向来是又爱又烦。爱其聪明美丽文武双全，恼她不时进谏罢猎罢宴。不用说这种场合定无顺耳之言，加之心绪不佳，袍袖一拂：“不见！”

耶律胡停顿一下，壮起胆子再奏：“万岁，公主言道有十万火急军情，事关社稷安危……”

“大胆！”天祚帝龙颜带怒，“朕已吩咐于你，今日射猎，不理朝政，你竟然扫我兴致……”

耶律胡知道，一旦天祚帝说出口来，那便是旨意言重如山，因此他赶紧请罪：“微臣该死！请万岁饶恕这次，以后再也不敢。”

天祚帝对耶律胡素有好感，也无意治罪，将手一挥：“退下。”

耶律胡被赦，也惊出了一身冷汗，屁滚尿流地爬起，跨马回到雁翎面前：“公主，今天总算苍天有眼，我还能活着回来见你。”

“怎么，父皇不容我进见？”

“万岁猎兴正浓，被我奏事打断，龙颜大怒呀！”耶律胡说来仍有余悸，“劝公主莫去碰钉子，趁早回宫院，以免自讨没趣。”

雁翎听了，不觉默默无言。想起父皇即位以来，全不以国事为重，游

猎无度，纲纪渐废，各州县灾变不断，民生苦不堪言。而北方的女真人，不甘臣服岁贡纳献，兼并联合日见强悍，已构成大辽心腹之患。长此下去，怎能保住祖宗江山。天子驾前，又偏多逢迎之辈，少忠直诤谏之臣，万岁沉迷，难以自拔，难道就眼看父皇做亡国之君吗？难道就因为虑及自身安危而置社稷危亡于不顾吗？

这时，一阵放纵无羁的笑声，从林中传来。原来是天祚帝又一箭中的，射住了一头狍子，故而笑声大作。但在雁翎听来，这阵阵笑声犹如支支飞箭，不住射向她的肺腑五脏，她恍然感到，大辽国的上京，正在这笑声中摇晃。

笑声又把那只雉鸡惊得飞起，天祚帝要挽回上次射空的面子，赶紧弯弓再射。怎奈这雉鸡由于不耐久飞，乍起乍落，天祚帝再次射空。侍卫们见状，为讨天子欢心，又重给哄赶飞起。但是，天祚帝由于射中心切，反而忙中失误，接二连三射空。

随侍的北院枢密使肖奉先，见机行事，为天祚帝解围：“臣启万岁，并非您屡射不中，而是御前这只‘海东青’跃跃欲试，何不放它升空呢。”

天祚帝正无法下台阶，当即准奏：“放鹰。”

在天祚帝身边，有一随侍太监，他手拿一个纯金打就的丁字架，上面便蹲伏着那为天祚帝万分钟爱的“海东青”。这是一种形体不大的小鹰，产自女真境内。因它通体呈蓝青色，飞在空中，如一团海青色的云朵，故而得名。“海东青”虽小，但其飞如电，迅速起飞，捕捉飞禽，常常百发百中。就是身体大它几倍的天鹅，也难逃它的利爪。只是海东青数量极少，又不易捕捉，所以它简直像凤凰一样珍贵。天祚帝这只海东青，是女真渠帅完颜阿骨打今年元旦时，派人朝贺时贡献，天祚帝爱如掌上明珠，经常带在身边。此刻，天祚帝一声令下，掌鹰太监将金架高高举起，海东青双翅一展，像支箭射向蓝天。

那只雉鸡果然很不一般，不待海东青飞近，早已降落在树窠草丛间。

海东青失去目标，在空中上下翻飞盘旋，只要雉鸡再一飞起，便会立刻落入它的爪间。然而，雉鸡似乎知晓面临死亡的灾难，就是侍卫们往来驱赶，也始终不见雉鸡出现。海东青也就没咒念，只能飞旋等待。

雁翎看见那只海东青在蓝天白云下，忽高忽低骄傲地盘旋，不觉一腔怒火满腹怨。心说，军情火急如同燃眉，而父皇还纵情游猎山水间。看起来，女真人贡纳海东青，就包藏着祸心，什么叫玩物丧志，父皇就是明例。她越想越气，不觉摘下凤首弓，搭上穿云箭，把弓拉满开圆，看得真切，手一松，海东青抖翅膀挣扎几下，一头栽下了云端。

耶律胡一见大惊失色：“哎呀公主，你闯下大祸了！”

雁翎把箭发出，也自知有几分不妥，但事已至此，后悔害怕也没用，她坦然地说：“除掉祸国之物，纵有风险也值得。”

海东青刚一栽落，天祚帝尚未反应过来。掌鹰太监感到不妙，飞奔过去拾起海东青。看见箭穿咽喉，赶忙跪奏：“万岁，不知何人射杀海东青。”

“啊！”天祚帝先是怔了一下，继而暴跳如雷，“是谁这样胆大妄为，快抓来见我。”

“不用抓，我来了。”雁翎已下马走至近前。

“你！”天祚帝有些突然，“你莫非又要代人受过？”

雁翎双膝跪倒：“父皇，确是儿臣所为。”

天祚帝愣了一下，吩咐掌鹰太监：“验箭。”

太监拔下贯穿海东青的穿云箭，上面烙有半圆符号，双手举过头顶：“果是公主用箭。”

天祚帝接过来，也确认无疑，气得把箭折断：“你莫非疯了不成，为何射杀朕的爱禽？”

跟脚而至的肖嗣先，怎肯放过这报复机会，立刻煽风点火说：“公主，你难道忘了，射杀海东青可有灭门之罪！”

雁翎白他一眼，从容不迫对天祚帝说：“儿有下情回禀。”

“讲。”

“父皇，怨儿不孝直言。女真人进贡海东青，分明包藏祸心，他们想诱使父皇沉溺于声色犬马之间，不理朝政，造成天怒人怨，国力衰微，女真人便会趁机夺我江山……”

“你住口！”天祚帝大喝一声，脸上变了颜色。如果说方才他的气有七分，而今便已有了九分，“你，你好不懂事，竟敢当众诽谤朕！”

肖嗣先又添油加醋：“欺君辱骂，就当斩！”

“父皇，儿臣所说并非杜撰，现有女真人图谋不轨的凭证。”

“什么！女真人怀有二心？”天祚帝摇摇头，“我却不信，有何证据拿来我看。”

“现有边报，请父皇御览。”雁翎双手跪呈。太监接过，交与天祚帝。望见那三个醒目火字，天祚帝急忙打开，从头看下：

微臣宁江州观察使，跪启吾主万岁。女真人表面恭顺，实则久怀不轨之心。更有完颜阿骨打者，反意尤甚。年来奔走各部落间，巧言游说，挑起对我大辽皇朝不满，顺者盟拜联姻，逆者武力兼并，而今女真各部多已臣服。近来，阿骨打在几处秘密山洞，日夜不停打制兵器，且又屯积粮草，操练部众……其反象已露，近期之内就有可能发难。乞我主速作打算。灭野火于未燃……

天祚帝看罢，不以为然地微微摇头，继而递与肖奉先：“肖爱卿，你拿去看。”

这位肖奉先，官居北院枢密使，就相当于宋朝的宰相，是天祚帝宠信的重臣。他长得四方大脸，白净面皮，五官端正，一副忠厚之相。而且做得好诗，写一手好字，精于骑射，又善对弈，被天祚帝依为股肱。他在接过边报之前，就已察颜观色看了天祚帝的态度。从头看罢，便顺着天祚帝的想法说：“依微臣看来，边域将吏为了封赏升迁，惯会危言耸听。”

天祚帝不住点头：“爱卿之言极是，女真人一向恭顺，断不会以卵击石，宁江州观察使不是危言邀功，也是杞人忧天。”

雁翎一听，报子以生命代价送来的火急军情，竟被父皇这样轻轻付之一笑，怎不焦急忧虑：“父皇，您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夏杰殷纣，前车之鉴，父皇不纳忠言，难免做亡国之君！”

“大胆！你待怎讲？”

雁翎仰面直谏：“儿臣愿父皇莫做亡国之君！”

“气杀我也！”天祚帝把手一挥，“拉下去，砍！”

## 二

几朵乌云遮住了烈日，古松的浓荫下显得有些阴森。一阵西风打着旋儿吹来，三五片西番莲花瓣随风飘落。如狼似虎的羽林军，忠实地执行着至高无上者皇帝的命令。哪管什么金枝玉叶，像推搡死囚犯一样，将雁翎公主架到了臭水坑前。如茵的碧草，娇嫩的野花，全都扭曲了身躯任他们踏践。水坑边还汪着一滩污血，那是随行御厨宰杀孢子时留下的，只不过片刻之间，堂堂的公主也要在这里被一刀两断。这里不是午朝门，大概也就无需待午时三刻和三声追魂大炮了，可算得“斩立决”而决不待时也。充任刽子手的一名军卒，将雁翎按下跪在地，便举起了手中刀。

“刀下留人！”耶律胡大喊一声，分开人众，闯进了核心。

天祚帝暗中松了口气，心说幸亏耶律胡不避斧钺，不然岂非假戏真做，看来耶律胡对雁翎确是一片真心。可是，他仍黑着脸问：“你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万岁，公主方才乃是一时失言，她无论如何也不敢诋毁万岁，一定是悔之莫及，乞万岁饶她这次，以后谅她再也不敢。”耶律胡情之所动，泪湿衣襟，唯恐天祚帝不赦，磕头不断如捣蒜。

天祚帝冷笑一声：“雁翎是我女儿，愿杀就杀，她的死活与你什么相干？”